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

漢河東高誘注

秦族訓

秦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
理明其所謂也故曰秦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
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
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
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
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
踈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

三德堂

藏書

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燧未轉。縣燧邊候。見虜舉燧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噏矣。魚潛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噏矣。居知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吟者也。故一動其

聖人能神而
化之有木在
焉即后之仁
義

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性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

也。精殺氣之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
 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萬
 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
 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魯般不能造。此
 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象三
 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華之中而不
 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
 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
 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

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
 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
 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
 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
 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
 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
 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
 山川。禱祠而求福。雩筮而請雨。筮說卜筮而決事。
 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

又說天地之神化

非有道一本作正其道

寧一本作安

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非有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冰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蠆虱。蟻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

誠則能化

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

蛟龍乳於陵而伏於淵其

卵白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

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

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

中。

訟容也繆靜也

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

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

位也。豈節柎夫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無

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

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

蛟龍屬也

此正聖王之神化

召本或作招

唯其誠也

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甌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辨白不戴負。據長分別長者得也

辨白頭有白髮

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神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

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桴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太化則細矣。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也。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蓄糞

天見聖人之神化因其自

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窳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

正見因民之化

衰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搜車馬也。出曰治。入曰振旅也。入學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

女糞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以

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墪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

五帝三王之治如此又能通變故求人以其任而不使其衰

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本傳也已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任皇女英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玉昭華玉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殊弗能統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

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首此堯樂樂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酒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也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生肉為鮮乾肉為橋簡士卒習射御也以奉宗廟鮮橋之具生肉為鮮乾肉為橋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臯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

淮南子卷之九

亦聖人之順其自然者

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

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樂之失。淫。樂變至於淫。詩之失。愚。詩人怒。怒近愚。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伎。禮尊卑尊。卑故伎也。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避。王人六者。

注怒字疑當作怨

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
 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
 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
 所適，物各有宜。輪負與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
 欲馳，服欲步。驂，駢服車也。中馬也。帶不狀新，鉤不狀故。處地
 宜也，關唯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
 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
 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公。而春秋大
 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夫人。

人夜失火，待傅姆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
 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

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慝，惡也。吸陰

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蹠虛輕

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

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

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

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

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

聖人不拘于
一取其適治
而已故能神
化

也。故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而可乎
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
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
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
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
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堙固而不可令凌敵。貪
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
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
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

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
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
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
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
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
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
如簡閱絲數米
則煩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
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

一本重一達字

是道藏本作莫
劉綽謂註言篇
作瓶甌有堤謂瓶
甌下案也予謂甌則
當從堤

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狀約，事不狀省，求不狀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甌甌有是，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負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

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剥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

中者爲簠圓中者爲簋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

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

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

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誦南風

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牖，係不收於前，鐘鼓不解

於懸，而四夷服。趙政畫決獄，而夜理書，政始御史

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

可見治在人
而不在法任
法者有為而
不能化

力一本作功

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
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
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
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伐國逆天
之行則時
必有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
夜鳴而兵馬起
動也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且壯巷無聚人妖菑
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
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

行之一本亦作統之

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言仁而不
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
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
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
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
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
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
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

淮南子卷之四

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填滿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雖有腐骸，自流漸弗能汙也。腐骸骨也，漸水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

而調藥，貴其摩葉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

息脉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

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

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壑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閔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

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禮。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劓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

法本如任
論五貴
得一本作德

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
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
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
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
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
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
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
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
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

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
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
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
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
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
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
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
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
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

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

行。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於是負鼎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

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不得寧處，故蒙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

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子也。彌子瑕，衛之嬖臣。

案踏或踏字之誤
與踏同字

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
樹米。晉文公舍樹米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架連架所備知也。猶之為知
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
為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
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
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
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
使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
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踏。音馳。不歸善者。

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
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
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
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
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於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
約從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
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眾弱。或輔富強。此
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
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鷓之夜見。何

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躋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吻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

以信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

此又歸在養
身上來即前
赤神赤形与
治天下並論
之意

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
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
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
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
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
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
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
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
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

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
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
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鄴鎬之地方不過
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
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
五兵縱牛馬摺笏而朝天下百姓譟謳而樂之諸
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
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楚爲九龍之鍾以縣鍾也鞭荆平王之
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讐言舍昭王之宮吳之入楚君舍乎君室大

此繼已之欲
而不能得民
者不知養身
者也

夫舍大也。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為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楚君發乾谿之役。靈王伐徐以恐吳，次於乾谿也。外內搔動，百姓罷弊，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弃疾，靈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也。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

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大夫使於魯而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特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

又以養身論
到學上去唯
學能知道故
能治人

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况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物也。莫不事申。

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

卷之三

從冥冥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劉

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金目深目所以遠近射準也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

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畧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

學貴知此然
后能達下治
未后之所言
可見

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
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
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
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
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
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
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
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
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

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
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
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
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
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
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
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
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
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術。三符驗之術。韓非之孤憤。韓非說

應前所論一
歸之于仁義

憤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衡皆掇取之權

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

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大夫北逐走

也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

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

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

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

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

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嘔山水之聞

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荆軻燕人太子丹之

刺高漸離宋意為擊筑竹而謔於易水之上高漸離宋

意皆太子丹之客筑曲二聞者莫不瞋目裂眦子

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

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大羹之

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不和五味朱絃漏越朱絃練絲

瑟兩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

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吹聲清於

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

商鞅韓申之說豈所謂治
其以其非仁
義也

佳句鳥獸解
三五

杖論法制之
不如仁義故
聖人不務彼
而務此

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
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申
子韓非蘇秦
也。張儀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
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
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
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
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
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讒巖
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

遂疏儀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酒之行也。師延為

平公鼓朝，訶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
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

延所為紂作朝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進新
譌北鄙之音也

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亡
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

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

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

實質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

也瑟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

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

惟百鳥以聲

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三家坐之。吳起為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減爵者收祿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

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

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

蘇歎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俠以銜骨齒牙為禍也。見其四世

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

也。軍之所獲為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

莒。桓公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

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

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

趙襄子再勝謂二邑也。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

生

博喻法律之
不可用

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汶陽智伯兼
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
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原。原蠶一歲再
收。原再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
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不
以稻相似耨之為其少實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
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
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綏綽而親迎。
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

惑道藏本作或

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
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
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
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
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為
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雞也。
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者。故
行碁者。或食兩而路窮。行碁謂大博也或予蹄而取勝。予
子對家奇偷利不可以為行。而智術可以為法。故

淮南子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便

仁義可不務哉

謹兜有苗既殛所放佞也

又以仁義用大並結木肯

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堯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髯而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任用后勝

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

漢河東高誘注

要畧

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畧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

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

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

靡散大宗純樸太素也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

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

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

此淮南自叙也而文多牽合較班馬自叙不類遠其矣

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器。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秦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由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北極之氣合。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託為一體也。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也。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

物道藏本作欲

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濶洽濶。濶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耦通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俶真者。窮遂終始之化。羸呼呼有無之精。羸統羸統也。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廻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初。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

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週，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常，合諸人則，勝十二節。一月為一節，以為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謂國以鬼神之皆謂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

注曰已當為白忌

宵訓物似則疑宵字也誤

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物引類，覽取橋掇。橋取也掇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似也類衆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也。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

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寃寃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披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提挈名責實也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

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墮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

擻本或作擻

眇古妙字

之勢者也。汎論者所以箴縷繚某繚之間繚也

擻先擻恰呢哇齶隅之郤隙也擻節也擻塞也接

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文所

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呢

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

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

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

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

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者不敢為所以知戰陣分爭

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

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

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

林者所以竅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徇萬

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

意懈墮結細說捍搏困搏圓也困筆也而以明事埒事者

也埒兆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

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末也壇場也分別百事

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

註尚鳥解 五頁川 五

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
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修務者所
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
清淨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
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
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
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
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
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幾度幾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

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
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
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館舍灑澈神明之精灑清也灑澈別清濁也以與
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
心執中舍和德形於內以若凝天地發起陰陽序
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
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
景星見祥風至景星日月之精助月之明也風不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
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

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
本此鴻烈之泰族也謂也凡二十篇總謂之鴻烈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
後世使知舉錯取捨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
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
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
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
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
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
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

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
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
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
無以耦萬方知汎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
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
譬諭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
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
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
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

八變文爲六十四卦處義示其象

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擗擗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

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泚汰滌蕩。至意泚汰潤也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慈。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

朱

凡得要以通九野。經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捍山

川。捍屏也。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

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燧。挾至也。燧音姚。光也。潤萬物而

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

游矣。又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歛無度。戮殺無止。康

梁沉湎。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沉湎。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也。作為炮

烙之刑。劓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

世纍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

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

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

焉。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

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躬探甲冑。探貫也。

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

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

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

王於兩楹之間。殯大歛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以俟遠方。武王

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襮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

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為殷後。使管蔡監之。而欲為亂。

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說易也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藁雷垂以為

民先。剔河而道九岐。

剔。洩去也。九岐。河水入海也。鑿江而

通九路。

江水通則為九。

辟五湖。

使水辟人而相從也。

而定東海。當此

之時。燒不暇擯。

擯。音臂。排去也。

濡不給。扞

扞。音亥。拭也。

死陵者

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闢服生焉。齊桓公

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

國之不絕如綫。

綫。緣也。

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

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

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

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

亡歸好色無辨辨別也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族聚

也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大鍾聲似雷震雉應而响鳴也一朝用三

千鍾贛鍾十斛也贛賜也一朝賜羣臣之費三萬斛也梁丘據子家噲導

於左右二人者公臣也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

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

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恃連與之國下無方伯上無天子

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

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

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墮商民險而介

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

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

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

俗貪狼很荒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

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

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

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

謂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

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儲與猶攝業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終

扈台廣大也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為精棄

其眇挈楚人謂澤濁為眇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

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

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

之天下而不窳窳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窳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終



